



據天回簡「𠂔」形補說「兜」字源流*

陳 劍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摘要

「兜」字構形，舊無公論。研究者前已指出應為从「𠂔省聲」，但其餘部分仍嫌未講落實。天回醫簡「𠂔」字形中「兜」旁从「目」作，據之上溯可知「兜」字確係本以「目」為意符（係為「目蔽垢」義之「兜、𠂔、𠂔、𠂔」等所造），其餘部分則應分析作「从儿（人）从𠂔省聲」（係為「兜鍪」之「兜」所造）。《清華簡（陸）·子產》的字，當釋為「醕」，可能應讀為「湏」，指馬奶酒。

關鍵詞：字源、兜、𠂔、天回簡、清華簡、《子產》

* 本文為「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資助項目「楚簡綜合研究」（項目號 G344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 *dou* 兜 Based on the Tianhui Bamboo manuscripts

Chen Jian

(Shanghai)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of Fudan University

“Paleograph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 *dou* 兜 has long been unsolve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its phonetic component is an abbreviation of *dou* 𡗗, but the remaining parts remain ambiguous. In the Tianhui bamboo-slip manuscripts, the character *dou* 𡗗, written as , contains *dou* 兜 as a component, with *mu* 目 “eye” serving as its radical. Tracing back,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haracter *dou* 兜 was originally conceived with *mu* 目 “eye” as its semantic component to record a word meaning “eye discharge”. The remaining portion should be analyzed as a combination of *ren* 人 and the abbreviation of *dou* 𡗗, a protoform for the word *dou* “helmet.” The form  seen in the Qinghua bamboo-slip manuscripts *Zi Chan* should be transcribed as 醜, a loan graph for the word *dong* 澶, referring to mare's milk wine.

Keyword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dou* 兜, *dou* 𡗗, Tianhui bamboo-slip manuscripts, Qinghua bamboo-slip manuscripts *Zi Chan*

一 舊有「兜」之字形與說解

(一)

《說文·兜部》：

 (兜)，兜鍪，首鎧也。从𠩺，从兒省。兒象人頭形也。

先秦古文字中，此前尚無獲得公認的「兜」形，曾被研究者或釋為「兜」字者皆不確。¹舊有漢代出土文字資料中的「兜」字，確多從所謂「兒」形作；「兒」頭部的「白」形，或作「日」形、「囟」形。如下所舉：



《居延漢簡（肆）》407.1「若予采謹兜」（《尚書·堯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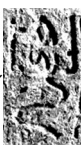
《居延新簡》E.P.S.T2:160「兜鍪」



《流沙墜簡·屯戍叢殘》15.4「兜鍪」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三）》883（人名）



網絡所見漢印「溫兜」

傳抄古文多以「𠩺」為「兜」；或作「𠩺」（《古文四聲韻》2.25引崔希裕《纂古》），亦上作「白」形。

「兜」之字源與結構，舊尚未明。研究者多引《說文·兜部》「𠩺」字謂「靡蔽也」為說，謂「兜鍪」、「靡蔽」人首云云，²此與「兜」之古文字形義不合。

¹ 參看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755-756。

² 參看林志強等：《文源》評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98。又上引《古文字詁林》，頁755-756。

(二)

對「兜」字認識的關鍵突破，是研究者在戰國文字中找到了可能與之有關者，並與「𠂔」聲相聯繫上。


《上博簡（九）·陳公治兵》13：

鉦鐸以左，鐸于以右；金鐸以坐，木鐸以起；鼓以進之，鞀以止之……


「鐸」字原整理者隸定作「𠂔」，疑為「鐸」字或體。其形作：



蘇建洲率先指出，此字右半所从可能係「𠂔」之「訛變或省體」。³「汗天山」指出，其字如从「𠂔」得聲，則「似當讀為『鐸』」；「wqpch」亦讀「鐸」，舉何家興釋讀春秋金文者盪鐘「不澀不清」之「澀」為「濁」作補證。⁴「紫竹道人」贊同讀「鐸」之說，並進一步分析字形謂：

（右半）其形上為「𠂔」是沒有問題的，下為「人」，「人」形上部有一「口」形，可能屬於「𠂔」的下部，也可能屬於「人」的上部。字象一個人頭上戴著一個「𠂔」，既知讀「𠂔」音，頗疑就是兜鍪的「兜」的初文。《說文》釋「兜」的本義為「兜鍪，首鎧也」，是；分析其形為「从𠂔、从兒省」，則不確（按照裘錫圭先生的意見，「𠂔」由甲骨文「瞽」字變來；⁵「兜」从「瞽」無義可說）。因為「𠂔」、「兜」音近，

³ 蘇建洲：《初讀《上博九》簡記（一）》，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chujian/5961.html>，發表日期：2013年1月6日。又見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簡帛論壇」「youren」《《陳公治兵》初讀》下發言（署「海天遊蹤」），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4&extra=page%3D10>，發表日期：2013年1月5日。以下所引諸署網名者的意見皆見此下發言，不一一細注。又參看季旭昇、高佑仁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7年），頁96-97。

⁴ 何家興：《金文札記二則》，《中國文字研究》2009年第1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89-90。所謂「澀」字原形作，何家興謂「右下的『豆』形有較大離析且豆形下部略有右移」，按似不如將其右下角部分筆畫看作「斤」旁為宜，全字即从「斲」得聲。

⁵ 引者按：見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瞽」〉，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10-515。

所以楚簡「兜」字人所戴之「首鎧」故意寫作「𠂔」以表音；如果「人」上的「口」形屬於「人」形，則可能本象人頭戴兜鍪，上加注「𠂔」聲，其構形方式與陳劍先生曾討論過的「冑」字（上从「由」聲）極為相似。小篆、漢簡「兜」的寫法，蓋從楚簡這種寫法穿插、譌變而成。



「無斃」贊同「紫竹道人」說，亦引前舉何家興說為證而將其字讀為「鐺」；又明確指出，「簡文的𠂔字，可以看成是從金、兜省的字」，「『兜』應該分析為從人、『𠂔』聲」。

以上諸家說之讀「鐺」以及將其形與「𠂔」相聯繫說為聲符，皆可為定論。與「兜」字相聯繫認同，亦極具啟發性。隨著後刊材料的增多，具體的字形分析問題又可進一步討論。

二 與「𠂔」相關的字形問題

下面先通過分析「𠂔」形變化，將𠂔字右上方的「𠂔」形認識得更加清楚一點。


（一）



古文字中的「𠂔」形問題，是在李家浩作詳細討論之後，才引起大家廣泛注意的。他指出，「𠂔」形最原始者可追溯至春秋早期金文華母鏗（《集成》9638）自名之字，作形；跟「壺」字形相較，「沒有像壺蓋的『大』」，而作像環耳、器腹、器座之形（且尚為一體）；後來演變出的古文字「𠂔」形，由形分解變化，「可以分析為从『卯』从『豆』，『卯』像器耳，『豆』像器身，『豆』亦聲」。⁶之後，關於「𠂔」形源流以及戰國文字中諸「𠂔」形的變化，又見蘇建洲、禰健聰、高佑仁、陳書豪等多有討論。⁷下面再結合新見材料略作補充。


⁶ 李家浩：〈談古代的酒器鏗〉，《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454-458。


⁷ 蘇建洲：〈清華簡第五冊字詞考釋〉，《出土文獻》第7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50。禰健聰：〈銅器銘文補釋二則〉，《古文字研究》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53-254。高佑仁：〈《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頁486-488。陳書豪：〈楚簡中的「𠂔」「團壺」和「華壺」——兼談東周曾楚青銅壺的自名〉，《簡帛》第2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頁15-34。


古文字主要是戰國文字中的「𩇛」形，實可大致分為兩類，而各有其不同演變軌跡。略舉如下：


A  戰國早期 簫子嬰壺（《集成》9558）「𩇛（壺）」




  戰國中期 簫子贈壺（《銘圖續》0816）「𩇛」


 曾侯乙墓竹簡212「𩇛（𩇛）」


 《清華簡（捌）·天下之道》6「𩇛（鬪）」


 《清華簡（拾貳）·參不韋》54「𩇛」⁸

 《清華簡（伍）·封許之命》7「𩇛」

此類形的特徵，係「𩇛」上部之「𩇛」類形體，就簡單直接地來源於原始形  中的「兩環耳（加部分器頸）」形之變；其下部則變出「豆」形（參後「壺」字亦變出「豆」形），且正好兼作聲符。秦漢文字「𩇛」之寫法皆承此類，作常見的「𩇛」形 、 等。又：

B  春秋晚期 庚壺「𩇛（鬪）」字左半「𩇛」旁（禰健聰摹本）⁹

 《清華簡（玖）·迺命一》8「𩇛（鬪）」

 《清華簡（柒）·越公其事》16「𩇛（鬪）」

⁸ 原整理者注：「𩇛，字在常見字形上益二『口』形，讀為『鬪』。」



⁹ 見前引禰健聰：《銅器銘文補釋二則》，頁254。






《清華簡（伍）·湯在啻門》14「澀」






《清華簡（拾）·病方》1「瓢」

此類形的特徵，係「𩚑」上部變出頗為特別的形，它實際上本來是對應於原始形體的「兩環耳+器頸器腹」部分之形的。從與如下所舉「壺」字形的變化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此點：

「壺」原始形：、西周晚期單五父方壺甲（《銘圖》12349）


春秋早期曾卿士季奐壺（《銘圖續》0835）



／春秋早期曾伯克父壺甲（《銘圖三》1062）


「壺」A：春秋晚期齊公子土斧壺（《集成》9709）





戰國中山王譽方壺（《集成》9735）


上舉「壺」A兩形，除去壺蓋、器座部分後所餘者，即前述「𩚑」B類形中之。前舉「𩚑」B類形下方又作「豆」者，「豆」形頭部之「圈形」，實亦對應於原「器腹」的一部分。此亦可與如下所舉「壺」形對比而知：

「壺」B：、 春秋晚期曾大盂尹壺甲、乙（《銘圖》12225、12226）

 戰國子姁迎子壺（《集成》9560）

 戰國早期齊湏子孟姜壺（《集成》9729）

 春秋齊皇壺（《集成》9659；省去「大」形頭部一重筆畫）

春秋金文「壺」字或作（春秋晚期崎壺，《銘圖續》0806），可以看作上舉「『壺』原始形」與A、B兩類形的中間形態。其形各部分斷裂分離時，有關筆畫作不同的交接、穿插與變化關係，即形成以上所舉「𩚑」A、B與「壺」A、B兩類寫法。

（二）

另外可注意者，是如下所舉《清華簡（拾壹）·四時》同篇同字「蠲」寫法之變：

 簡24	 簡15	
 簡31	 簡34	 簡14
 簡4	 簡7	

從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𩚑」旁中「」形逐漸與下方「豆」旁脫節分離成

為兩部分，又再「移位」、「偏旁重新組合」而變作與「立」形結合為一體的過程。由此可以說明，在當時書寫人筆下和意識中，「𠂔」已經被「重新分析」為了「𠂔」與「豆」兩部分（前舉𠂔形，其「兩旁之分」亦已頗為明顯），「𠂔」遂可成為較為獨立能產的構件。¹⁰

再來看《清華簡（玖）· 廼命二》簡8如下之形：



其所在之辭如下（釋文多從寬；或據研究者意見有校改，不一一注明。後引清華簡文同）：

毋或從而密邇之諶=（讒，讒）非良圖，不綸（倫）之【8】焉取資，吾咸□厥工。……【9】

原整理者釋讀為「澀（澀）」。「耒之」已經指出，「上部疑為『𠂔』形之省，該字當以『𠂔』為基本聲符，疑為『澀』字異體」。¹¹



𠂔形右半之𠂔，應即對應於前舉𠂔字左半之𠂔，皆可分析作「从立从𠂔聲、亦即从『𠂔』省聲」。𠂔右上之形，既可看作係由前舉多見的已較獨立之「𠂔」形簡省而來，亦可看作即前舉「𠂔」A類形頭部之「𠂔」，總之皆係「𠂔」之上半已獨立作能產構件參與構字，即代表「𠂔」聲。














（三）

由以上所論，再回過頭去看《陳公治兵》𠂔字中的𠂔形，情況就很清楚了。與𠂔對比，二者結構相同，𠂔亦應分析作「从人／儿从𠂔聲、亦即从

¹⁰ 《清華簡（拾）· 四告》簡31的𠂔字，原釋讀作「吳（虞）」（辭例為「吳〔虞〕悲卒〔厥〕心，以歸于埜〔野〕」），實甚可疑。其字是否亦係以「𠂔」為聲符者、與下述𠂔字是否有關，似亦可考慮。

¹¹ 見「ee」《清華九〈廼命二〉初讀》下「耒之」發言，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簡帛論壇」，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8>，發表日期：2019年11月23日。但其說讀「澀」為「貪求」義之「澀」，仍嫌不好。我疑可讀為謠諑之「詳」（「澀」可讀為「濁」，秦漢文字又常以「涿」為「濁」，是其證）。

『𠂔』省聲」。中的「口」形，應與上部視作本為一體；其由來，係從形「斷裂分解」而變出者。

前舉形，其右上已經斷裂成為三部分。與之相較，形略有不同者，在於其上部仍連為一體。由變為，楚簡文字中可舉以相印證的同類變化例頗多。如，「兕」字或作（《上博簡（七）·武王踐阼》甲本4），「采」字或作（郭店簡《唐虞之道》12），「長」字或作（《清華簡（拾壹）·五紀》98），「遙」字或作、（《清華簡（伍）·命訓》10、14），等等。其間變化關係可以概括為，皆係原本為「獨體」或本作「緊接為一體」之形，「斷裂分解」為兩部分而同時又有一部分「粘連出」另一部分的筆畫，研究者或稱此類構形變化為「筆畫剝離」。¹²《上博簡（六）·用曰》4「遯」字所从之「𠂔」作，應即《上博簡（一）·孔子詩論》11「恩」字下部之變體，¹³亦屬此類變化。中「口」形的來源，與下部「口」形之來源，甚為相類。

但分析至此，漢代文字「兜」中的「白／日」形，仍無可靠著落。近刊天回醫簡「𠂔」字之形，為此提供了重要新資料。

三 天回醫簡「𠂔」形

（一）

《天回醫簡·脈書·下經》186：「·骨單（痺）。目不明（明），善瞽（瞶）𠂔（兜）出，身涅（熱）也，得之勞。」原注：

瞽𠂔，即目眇。《說文》「眇，目傷眚也。从目多聲。一曰瞽兜。」段注：「瞽，各本訛作瞽，今依玄應正。瞽兜者，今人謂之眼眇是也。」¹⁴

¹² 見蕭毅：《楚簡文字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71-74。其定義謂：「筆畫剝離是指 A 構件離開 B 構件時帶走 B 構件的部分筆畫，而 B 構件的形體並未發生改變。可以說是與借用簡化相反的一種變化，少見。」

¹³ 參看裘錫圭：〈釋古文字中的有些「恩」字和从「恩」从「兕」之字〉，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60-462。

¹⁴ 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下冊，頁40。

所引《說文·目部》「眇」字下小徐本按語謂：「臣鍇曰：瞽（瞽）兜，目汁凝也。」與今語所謂「眼屎」相近。又《說文·目部》「瞽」即「眇」之下一字，釋義謂「瞽，目眇也」，段注本作：「瞽，瞽兜，目眇也。」注謂：

各本無「瞽兜」二字，今依玄應書卷十、卷廿一補。蒙上第二義（按謂其上「眇」字之「一曰瞽（瞽）兜」）言之。宋玉《風賦》「中脣為眇，得目為蔑」，《呂氏春秋（·盡數）》「氣鬱處目則為瞶」，高注：「瞶，眇也。」按「蔑」者假借，「瞶」者或體。「瞽兜」，《見部》作「覲」，云「目蔽垢」。

《說文·見部》「覲」字（小徐本按語：「臣鍇曰：覲眇，目汁凝也。」）下謂「讀若兜」，段注：「《目部》所謂『瞽兜』也，『兜』即『覲』字。」即瞽兜之「兜」與「覲」實表同詞。附帶一提，《漢語大詞典》「兜」字下「兜眇」條謂：「謂目光昏暗無神。清錢謙益《陳鴻節詩集》敘：『〔余〕素髮被領，兩目兜眇，觀鴻節而吾衰可知也。』」按此不確。「兜眇」即「覲眇」，謂眼屎。

「𥇑」形原作：






















這是目前所見確定的「兜」形時代最早之例。除去「竹」頭的「兜」旁部分，其上中部作「目」形。這點十分重要。

（二）

從秦漢文字有關形體交替現象看，作从「目」的「兜」與後世通行之从「白」形者，其間關係存在下述兩種可能。

首先，我們知道，秦漢文字「白」形與「日」形甚近，作偏旁時甚至往往難以準確分辨（作意符還有二者意義本也有聯繫此層因素）。同時，又多見本作「日」形者或寫作「目」形，如「莫」、「昏」、「督」、「習」等，諸字皆多見由「日」變作「目」形之例，不煩贅舉。如此，則天回簡之𥇑形，就可能僅係更多見的从「白／日」形者寫法之變而已，並無文字學上的意義。

但同時，秦漢文字中也不乏本作从「目」而變作「日／白」形之例。有些大概只能看作偶然的簡寫，如「直」字或作（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算數書》39）、「置」字或作（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奏讞書》225），「盾」字或作（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引書》56），等等。¹⁵有些則具有「普遍性」並進入「文字系統」層面。例如，古文字「艮」形本从「目」，而秦漢文字多變作从「日」形（或進一步變為「田」形）。「𡗗」中部本以作「目」形者更為原始（由「呂」形筆畫粘連而成），秦文字中即已多作中間省為「日」形者。更為典型者則如「皐／皐」字（《說文·本部》篆形，漢印或作），係由本从「目」之「睪（睪、皐）」字（如北大秦簡《病方》202背、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453等）變來。¹⁶又如，秦漢文字「縣」一般作「縣」類形（、），「目」旁係由其中「倒首形」的一部分演變而來，較為原始；亦多見作「縣」或「縣」類形者（、、；用為郡縣之「縣」或「懸」），「目」形即簡化為「日」形或「白」形；作「日」形或「白」形（）者或用為「縣」，遂又「變形意化」為从「帛」（、），從而分化出「縣／綿」字。¹⁷與此所論更為切合的例子，又如「睨、睨、睨」諸形之變。《說文》無「睨、睨」，大徐本補有「睨」字（在「睥」字下作或體重文），古書亦多見用「睨」者。「睨、睨」應皆即由「睨」變出並分化。出土文字資料中，「睨」字最早見亦最多見，如秦印（《珍秦》146「橋睨」）、秦漢簡「睨老」之「睨」等（如《嶽麓秦簡（伍）》141）；西漢末年的青島土山屯漢墓出土《堂邑元壽二年要具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作「睨老」（，原釋作「睨」），「目」旁已變近「白」形；漢代封泥有「睨長之印」，研究者已指出即廬江郡之「睨／睨縣」，古書「睨／睨縣」字皆由「睨」字而來。¹⁸







總之，从「目」形作的「兜」，完全可能本係更為原始者。由之演變為

¹⁵ 以上參看于淼：《漢代隸書異體字表與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下編頁109-110。

¹⁶ 參看趙平安：〈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源考證〉，收入《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167-169。

¹⁷ 以上詳參陳劍：〈據出土文獻說「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嶺南學報》復刊第十輯「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59-74。

¹⁸ 參看羅福頤：《封泥證史錄舉隅》，《古文字研究》第1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5。

、，亦猶《脈書·下經》同篇簡77、217「縣（懸）」、之演變為、。當然，事實是否如此，只能通過上溯看能否找到積極證據支持來決定。¹⁹

四 戰國文字从「目」之「兜」


（一）




《清華簡（陸）·子產》：




（子產）乃禁辛道、爽語，虛言亡實；乃禁𡗗單相冒軌樂，【22】飾美宮室、衣裘，好飲食𡗗△，以遠費者。……【23】

其中用「△」代替之字作如下之形：





















原整理者釋為「釀」。石小力已經指出：「釋為『釀』不確，疑為『鼎』之變形。」²⁰按所謂「鼎」，應指除去「酉」旁後所餘形。這部分跟「裹／𡗗」形確難合，但恐更難認同為「鼎」。














古文字中「𡗗」形極為常見，除此例外從未見過其上有變出作「目」形者。或有上作「田」形的，如齊文字或作、（叔弓鐘，《集成》276、280）、（叔弓罍，《集成》285）等，應係由西周春秋金文「𡗗」或上作「圈



¹⁹ 據類形以上溯先秦古文字，或許還容易想到、聯繫上殷墟甲骨文的（《合集》10875；更多此類字形參見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06「覓」字）、殷代金文的（《集成》8418覓父乙爵）等。但如此聯繫既嫌時代懸隔殊遠，又釋「兜」亦難讀通有關卜辭，故此設想恐難成立。

²⁰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網址：<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1/2230.htm>，發表日期：2016年4月16日。

形」者變來。除去此點，「𣦵」形其餘部分亦確有個別變得跟形似相近者，如《清華簡（拾貳）·參不韋》54「𣦵（讓）」、同篇簡79「𣦵（攘）」等；另如《清華簡（玖）·治政之道》43「攘」、《清華簡（拾壹）·五紀》2「攘（攘）」等，所从亦皆與形頭部相近。不過，一方面，由於戰國文字形體訛混、類化趨同現象極為嚴重，故寫法相近之形亦未必即能認同為一。例如，楚簡「翼」字或作（《清華簡（玖）·禱辭》15），「冀」字或作（《清華簡（拾）·四告》36），其中部之形另有來源，皆與「𣦵」或此所論「𣦵」完全無關。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則是，除了「目」形不合之外，現所見楚文字的「𣦵」，絕大部分都是「又」旁或「攴」旁（及其省體，如上舉）參與組合的（多位於右下角），而形中卻無之。上舉「翼」字和「冀」字之形，之所以不可能會被跟「𣦵」相聯繫，可以說其中亦正有此層道理在，即我們釋讀文字時要充分考慮其「偏旁組合限制」、「全字的對應關係」。因此，從這一點看，將或僅其中部分與「𣦵」對應認同，也肯定是不可信的。²¹

與前述《陳公治兵》字右半的，顯然很接近。劉雲討論字，曾提出其為「从『金』，以『𣦵』字的聲旁為聲的字」，「可以隸定為『鑲』」云云。²²此說我們不能贊同，但由之亦正可見形確與「𣦵」形似有聯繫此點，與上述形亦容易被與「𣦵」聯繫相類。

我認為，據前所論即之變，可知與確應認同為一字；旁則就直接對應於天回簡的「兜」形。除去中部之「口」形，即對應於形除去「目」旁後的部分。如前所述，秦漢文字「𣦵」形係繼承頭部作類形寫法者，故與對應之形，其上部左右兩側筆畫，應即由類形演變而來。據此，全字應分析為从「酉」从「兜」聲，可隸定作「醜」。

²¹ 也許有研究者會說，其形可能係受《子產》底本所用晉系文字的影響，或者說係具晉系文字特徵之形的遺留。但晉系文字中與「𣦵」有關諸形，也是找不到與或寫法相合者的。有關戰國文字諸系「𣦵」形寫法及其分析，詳參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462-465。

²² 劉雲：〈楚簡文字釋讀二則〉，《古文字研究》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21-324。

(二)

《子產》「醕」字的準確讀法，尚難論定。下面姑且提出一些可供參考的猜測。

我們首先面臨的困難是，「醕」字之讀甚難定。原整理者讀為「𩚑」（《說文·酉部》訓「酒也」，段注引《玉篇》曰「酒厚」），本就頗覺勉強；如果要再循此將「醕」字亦說為某種酒類或酒名，也很難找到合適之詞。

從句子結構看，「好飲食醕醕」，「醕醕」如解作兩類酒名、作「飲食」之賓語，則嫌與「食」字難以搭配。如將其結構分析作「飲食」與「醕醕」皆為「好」之賓語，即「好飲食、好醕醕」，又嫌其關係不夠自然——作名詞的「飲」，本就已經包含了酒類，如上理解即覺「義複」。如再結合其上句「飾美宮室衣裘」，以及同篇前文簡7「飾美車馬衣裘」（原文謂「子產不大宅域，不崇臺寢，不飾美車馬衣裘」云云）之結構來看，則最自然的分析辦法，還是就將「醕醕」看作「飲食」之賓語。

上述分析指向一點，即「醕醕」最可能應係某種或某兩種「乳製品」。其理由在於，第一，「醕醕」兩字皆从「酉」，其讀法或者說研究者所覓其表示之詞，顯然必應以能夠「形義相應」最為理想；而以「酉」為意符之字，不僅可指「酒」類、醋醬類（皆與「發酵」有關），亦可指乳製品類，如後起的「酪」（先秦古書之「酪」指醋）、「酥」、「醍醐」等字。第二，對於種類繁多的乳製品而言，正多係既可或言「飲」亦可或言「食」者；照此方向理解，「醕醕」作動詞「飲食」的賓語，「好飲食醕醕」就是一句結構很平常的話。第三，晉地位於草原邊緣，長年與戎狄雜處，其人多受遊牧民族影響、會飲食乳製品，是很自然的事。進而言之，「醕醕」既係子產所「禁」且以之為「費」者，則其物即使在當時貴族看來，亦應係比較難得（因多需自外輸入）之美食或「靡費奢侈品」（或因其製作較為費工）。

據以上考慮，「醕」字疑可讀為「渾」。其字後亦作「𩚑」，與之相聯繫的動詞則是「捶／搗」。就讀音關係而言，「𩚑／豆」聲字、「兜」聲字之讀為「渾」，猶戰國文字常見的以「主」及「𠂔」聲字為「重」、「動」等；²³《清華簡（玖）·禱辭》3、9：「奴（如）百渾（注、瀾）川之遄（歸）𩚑（海）」，²⁴是

²³ 章太炎《文始》曾謂，「𩚑／𩚑」「對轉東當為鍾，酒器也」，與此所論讀音關係相類，亦可為參考。見《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26。

²⁴ 「渾」字之讀見蘇建洲：〈楚簡中與「沈人」有關的字詞關係考察〉，《漢語字詞關係研究（二）》（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頁79-81。

音韻關係極類的反向相通之例，亦可說明有關諸字的密切關係。

「湏」義為「(牛羊馬等之)乳、乳汁」，亦不妨可指某類「乳製品」，如《史記·匈奴列傳》：「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漢書·匈奴傳》作「重」)酪之便美也。」研究者或謂「湏酪即馬奶酒」。²⁵《漢書·禮樂志》：「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捫馬酒，其七十人可罷。」顏師古注：「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顏氏家訓·勉學》引作「撞」)捫乃成也。』師古曰：『捫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顏氏家訓·勉學》引《禮樂志》李奇注，又謂：「撞捫，此謂撞擣捫之，今為酪酒亦然。」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捫馬』」，顏師古注：

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捫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捫取其上肥，因名曰捫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大官捫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晉灼曰：「捫音挺捫之捫。」師古曰：「晉音是也。捫音徒孔反。」

凡此皆可說明前述所謂「乳製品」義。《藝文類聚》卷四十九「太僕」條，上引諸「捫」字皆作「酏」。蒲立本提出，就可以把「捫」看作「湏」的另一種寫法，又謂「還須注意，『酏』字與『捫』諧聲，《廣韻》釋為馬酪，即馬乳酒」。²⁶又馬王堆醫簡《十問》有「湏酒」：「禹於是飲(飲)湏【72】酒，食五味，以志治氣。」²⁷裘錫圭曾釋殷代晚期金文戊寅作父丁方鼎(《集成》2594)的「𠂔馬酏」謂，「『馬酏』就是『馬酒』，『𠂔馬酏』之事應與漢代人所謂『捫馬酒』相類」，此係「我國以畜乳為食物的最早記載。在當時，造馬酒之法應該是從北方遊牧民族傳入的」。²⁸

由此，則「酏」字又很容易聯想到「酏酏」之「酏」。但問題在於，較新的研究意見認為，「酏酏」最早寫為「𠂔𠂔」(見東漢服虔《通俗文》)，是中土原生的俗語詞；「『𠂔𠂔』當視為偏正結構，『𠂔』為𠂔羌的『𠂔』字的增符類化，

²⁵ 黃金貴、曾昭聰：《古代漢語文化百科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頁406。



²⁶ 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81。按《廣韻·東韻》、《集韻·東韻》並云：「酏，《埤蒼》：『馬酪也。』」

²⁷ 「酒」字屬上讀見馬永萍：〈馬王堆漢墓竹簡《十問》「湏酒」釋讀問題〉，《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4輯(成都：巴蜀書社，2021年)，頁100-112。

²⁸ 前引裘錫圭：〈釋古文字中的有些「𠂔」字和从「𠂔」从「兕」之字〉，《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460-461。

『餹』為糊狀食品，構詞理據為這種乳製品的原產地和原民族」。²⁹由上文所論看，「醒」是否一定跟外來語之音譯無關，³⁰和「醕」字之確切釋讀，應還可以進一步研究。

(三)

最後，從語言文字各層面的關係來看，我們將與既相聯繫而又認為本係不同之字，並釋後者為「兜」，此亦皆極為「自然密合」。

先秦兩漢傳世古書「兜」字用例，最多見者係用於人名「驩兜」，或作音譯用字。除此之外，多能看出其字具有「蒙」、「蔽」類核心義。






「兜鍪」即頭盔，其物「蒙」、「蔽」於人首人面，此自不待多言。《廣雅·釋器》「兜鍪謂之冑」王念孫《疏證》謂：「兜者，擁蔽之名。鍪者，覆冒之稱，故帽亦謂之兜鍪。」《國語·晉語六》：「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韋昭注：「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諷也。兜，惑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十一「使勿兜」條謂「『兜』當為『𠂔』」、「勿𠂔」謂勿靡蔽也」云云，此未必是。其引《說文》「𠂔，靡蔽也。从人，象左右皆蔽形」為說，如前「紫竹道人」已指出者，此與古文字形義不合。跟「兜」形近而致或會生糾葛之「𠂔」字，在《國語》成書傳抄時代應已甚為生僻，其時是否仍可獨立使用，亦極為可疑。如前所引，王念孫本就曾謂，「兜者，擁蔽之名」；以此義施於原文，所謂「惑也」之訓，正可謂「心之擁蔽」。又《說文·心部》：「惛，忘也。惛兜也。从心，𠂔聲。」段注謂：「疑當作『惛兜，忘也』。惛兜蓋古語，忘之兒也，猶今人曰糊塗不省事。」「惛兜」之「兜」及《國語》之「兜」，皆可謂「蔽心」，與「兜鍪」之「蔽首」，一也。







前文已論及，「瞽兜」之「兜」，與「讀若兜」之「𠂔」，實即表同詞。「𠂔」字亦作「𠂔」、「𠂔」，與「兜」關係密切。諸字聲符皆有關，意符不過「見」與「目」之交替而已。《類篇·目部》收「𠂔」、「𠂔」為一字，訓「目蔽垢也」；《玉篇·目部》：「𠂔，𠂔眇，目汁凝也。」《廣韻·侯韻》：「𠂔，𠂔眇，目汁凝眇。」《集韻·侯韻》「𠂔」字下收「𠂔」、「𠂔」為或體，引《說文》「目蔽垢也」。甚為具體之「目蔽垢」、「目眇」義，顯然亦即得義於「蔽」義之

²⁹ 見戴啟飛：〈「醒醕」新考〉，《漢字漢語研究》2022年第4期，頁81-93。

³⁰ 參看徐時儀：〈佛經中有關乳製品的詞語考探〉，《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32引潘悟雲說，謂「醒」可能與蒙古語義為「馬乳酒」之詞有關。

{兜}。

再從有關文字關係來看，亦甚為自然。字結構係从「儿（人）」从「𠂔」（即「𠂔」省）聲，如前引「紫竹道人」所言，「就是兜鍪的『兜』的初文」。與之結構方式最為相類者，可以舉出楚文字多見的「覓（弁）」字。其形應分析作「从儿（人）从𠂔聲」，應即為冠弁之{弁}所造；但恐不能如一般看法那樣將其說為「象人戴弁形」的圖形式表意字，因其上部的「𠂔」與「冠弁」形斷難合。古文字中的「𠂔」類形構件，其來源實頗為複雜；字中的「𠂔」，應即研究者已指出的係「畚」字初文者（「𠂔」字亦以之為聲符）。係形聲結構，但「𠂔」形位於人形頭部，可以幫助表意，此與形可謂如出一轍。

真正對應於「兜」形的字，又係「从目从聲」者，本係為前論「目蔽垢」義之「𠂔／𠂔／兜」所造。後來，「（兜）」又「兼併」了本為「兜鍪」之「兜」所造的「」，「兜」字兼表「兜鍪」之{兜}與「（目）兜蔽」之{兜}。文字系統演變中相類之例頗有之，即兩個表示有密切關係的同源詞的字，後出者兼併了之前更原始者；其間關係，猶如「𠂔」之與「糾」等。³¹如果從所謂「更原始者」後來被淘汰、不能「獨立成字」而僅作為「化石」保留在文字系統中此點，以及兩字間意義關係來看的話，則「貝朋」之「朋」（）與「朋友」之「朋」（），與此所論更為密合。「貝朋」之「朋」與「朋友」之「朋」，語源上本密切相關；兩字形之關係，亦係後者以前者為聲符、並兼併了前者。³²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初稿完成，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改定

³¹ 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45-146。

³² 參看李家浩：《〈說文〉篆文有漢代小學家篡改和虛造的字形》，《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66-369。

參考文獻

一 專書

- 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
-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 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林志強等：《《文源》評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 季旭昇、高佑仁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7年。
- 高佑仁：《《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
- 黃金貴、曾昭聰：《古代漢語文化百科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
- 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蕭 毅：《楚簡文字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

二 論文

- 于 淼：《漢代隸書異體字表與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
- 李家浩：〈談古代的酒器鏗〉，《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李家浩：〈《說文》篆文有漢代小學家篡改和虛造的字形〉，《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
- 何家興：〈金文札記二則〉，《中國文字研究》2009年第1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 馬永萍：〈馬王堆漢墓竹簡《十問》「湏酒」釋讀問題〉，《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4輯，成都：巴蜀書社，2021年。

- 徐時儀：〈佛經中有關乳製品的詞語考探〉，《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 章太炎：〈文始〉，《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陳書豪：〈楚簡中的「𠂔」「團壺」和「華壺」——兼談東周曾楚青銅壺的自名〉，《簡帛》第2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 陳劍：〈據出土文獻說「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嶺南學報》復刊第十輯《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𠂔」〉，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裘錫圭：〈釋古文字中的有些「𠂔」字和从「𠂔」从「兕」之字〉，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趙平安：〈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證〉，收入《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 戴啟飛：〈「醢醢」新考〉，《漢字漢語研究》2022年第4期。
- 禰健聰：〈銅器銘文補釋二則〉，《古文字研究》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劉雲：〈楚簡文字釋讀二則〉，《古文字研究》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蘇建洲：〈清華簡第五冊字詞考釋〉，《出土文獻》第7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蘇建洲：〈楚簡中與「沈人」有關的字詞關係考察〉，《漢語字詞關係研究（二）》，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
- 羅福頤：〈封泥證史錄舉隅〉，《古文字研究》第1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三 網路資料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網址：<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1/2230.htm>，發表日期：2016年4月16日。
- 蘇建洲：《初讀《上博九》筭記（一）》，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chujian/5961.html>，發表日期：2013年1月6日。